

銅版四書集註

大學  
中庸



上海廣都成京北華沙圖書發行局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文

朱熹集註

營於  
耕反

繆麻  
幼反

歲音  
祈采  
者葉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營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體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更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

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饑。

乘去聲。饑於艱仄。○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

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于下。下取乎上。故曰文極。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百里。出車千乘也。十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饑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

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急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間。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

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

惠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地也。孟鴻雁之大者麋鹿之大者。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固

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勞求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固靈沼臺下有圍園中有沼也

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益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

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比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

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

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

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

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

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古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

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卽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

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

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

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禹○農時謂春耕夏耘

勝食言多也數罟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屬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

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

之饑本反搏祖聲去六反粥余瓜反

從幾  
飢餓

衣去聲畜勃大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

之飢植桑以供繢織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守之時如孟春犧牲母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中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奉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順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耽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故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泰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

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氏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

來虞方伯

說重且

用反

黠其

連反

左右並去

聲裁京本作財

財裁通用

震通

財裁作振

復振

補正韻殘

按洪

正音

音正

音正

音正

音正

音正

音正

音正

音正

音正

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勃大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

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孽年表庚刺七亦反○檢制也孽餒死人也發

餘仓库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

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刀之殺人而不知操刀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

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

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

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

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

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

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徒頂反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

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原啟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

而食人也

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若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

又反

從去聲下同

少去聲數音朔

阱通作穿才性反

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備音勇為去聲○備從葬本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為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大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

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春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誤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

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

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役反斂易

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政而又有所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致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

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謂敵國也○彼

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半吾

尊君親上之民往征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故曰仁者無敵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

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跡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

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語者聲平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

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

王問

也。孰能與之。

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

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

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淳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廢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成貌淳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頭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

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子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

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蓋稱五伯。為其先祚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己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

宋字

辟音

伯霸

同亦

作止

坊本

壁

作止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

曰。若寡人者。

啟音  
啟故  
啟本  
啟及我

及下有

鄰乞  
逆反

杏林  
去聲

別彼  
列反  
難去  
聲

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翫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知果有此事否。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克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識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孟子

復扶  
又反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

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說音悅。付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比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

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之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人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雖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

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

太山  
本作  
泰下

外求擴而充之在  
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詩云。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

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者。獨何與。

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諱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

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度之之度。待洛庭。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

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

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

與平聲。抑。僕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蓋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

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祿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反度上如字。獨去反度本作獨坊。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

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

畜許六反易去聲下扶又反稱去聲下莊皆同齊上如字獨坊本作獨坊。

誠  
益  
利  
音

強  
本  
彊  
坊

若  
本  
作  
坊

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益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其聲使令皆平聲辟與聞同音湖○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功辭辟聞廣也朝廷其來朝也

秦楚皆大國位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

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

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戰語辭御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共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

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

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想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謂莫益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

求而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

敏請嘗試之。

情與  
齊同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

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

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恒胡聲反。辟與僻同。馬於虞反。恒常也。

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善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

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

民之從之也輕。

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

不瞻。奚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己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瞻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

反其本矣。

蓋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

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聞去聲

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然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據尤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錮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大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既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樂。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漸其好之不正也。

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臣請為王言樂。為齊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開與之與半聲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

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

猶本作由坊

幾平聲

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威子六反頌音過大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鑼鼓官籥皆樂器也舉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卽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

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顙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顙極窮也羽毛搖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

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

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弦之音而歎首感頰則雖春以咸美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

曰文王之固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固音又傳直戀反○固者舊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

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騁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固然文王七十里之固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

也曰寡人之固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固方七十

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蕘也蕘者草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固方四

濩胡  
蕃音  
故反  
煩隙  
切逆  
反驚  
音務

較計  
坊本  
作過  
事偏  
坊本  
較計

下旅  
字京  
本作  
营

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答。天者理而已安大之事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仁人之心寬洪測但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言以好勇故不叢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參於也旅眾也遏詩作擾止徂徂也莒詩作旅徂莒謂侵阮徂共之眾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好音  
浩

分去聲

耶邪音

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比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書周書秦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竊之四方寵異之於

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義理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雪宮

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

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樂。民皆非理也。○樂音洛下同。○雪宮

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

轉附朝儕。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放耶。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儕。皆山名也。遵

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巡狩者。巡所守也。朝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

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狩舒教反省恐升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據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患患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

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睭眴胥讒民乃作慝方命

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謂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睭眴側目貌胥相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心謗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

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行去聲。惟君

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行去聲。惟君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

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初大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育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四角為

民四曰徵為東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子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

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